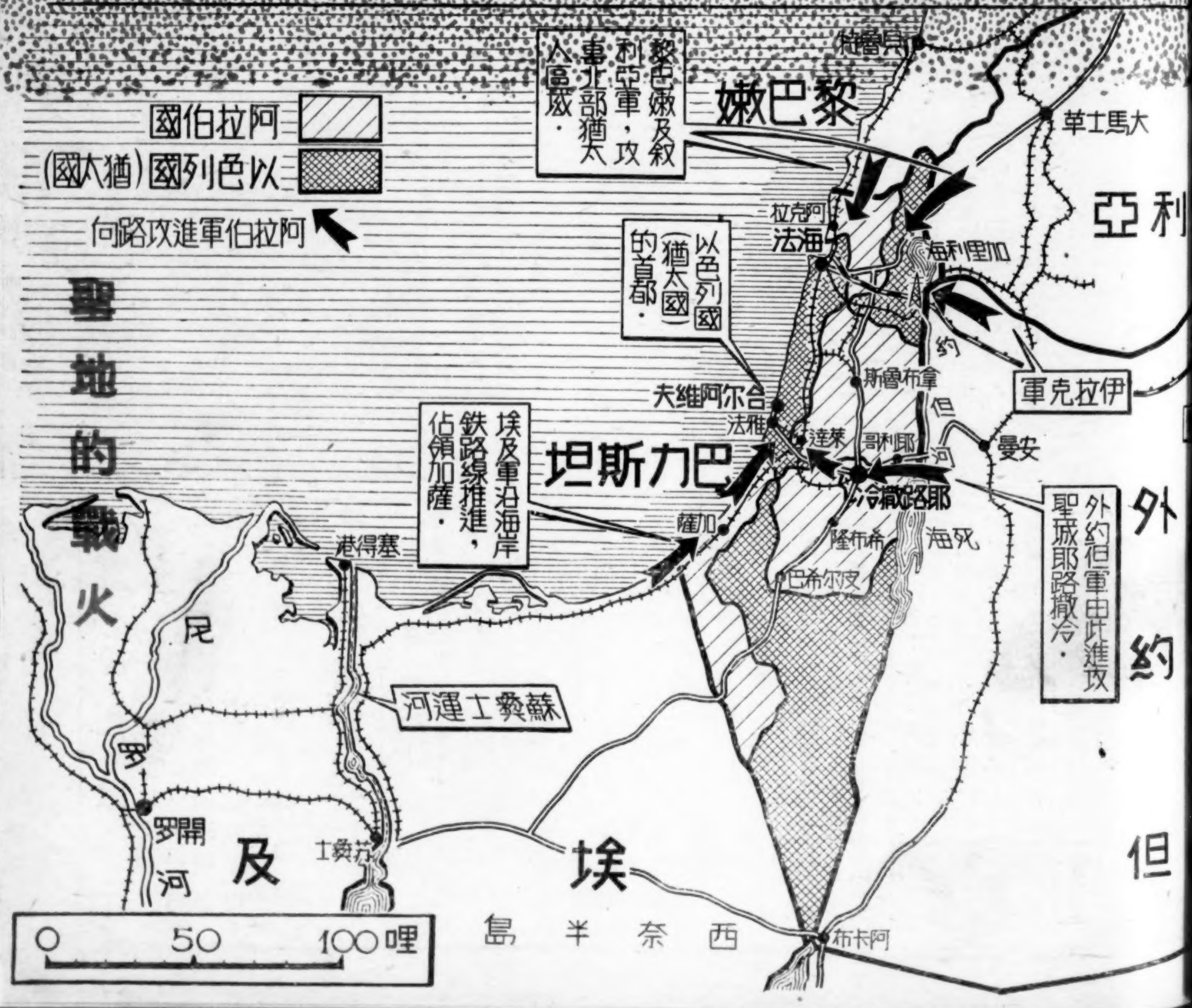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蘇聯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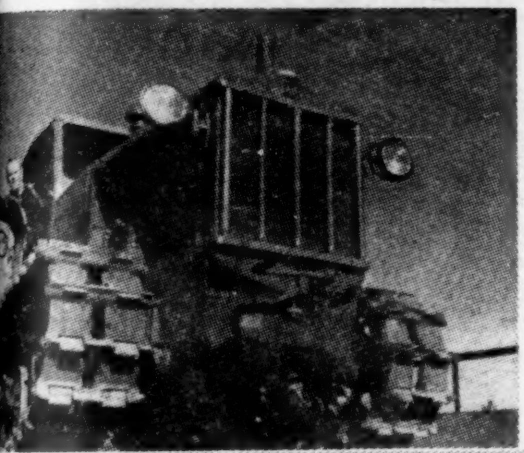
和平與建設

圖畫中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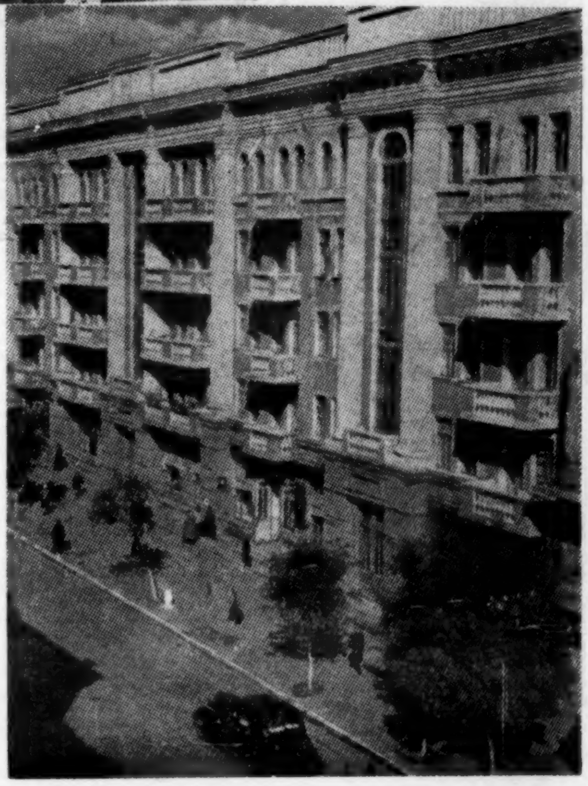
由於美蘇換文的發表，蘇聯的和平政策，得到全世界的更清楚的認識。在蘇聯，沒有戰爭的火藥氣，有的是和平與建設的活動。本頁各圖顯示着最近蘇聯政治外交經濟的動態。

（上）蘇聯革命紀念日民衆高舉擁護史太林的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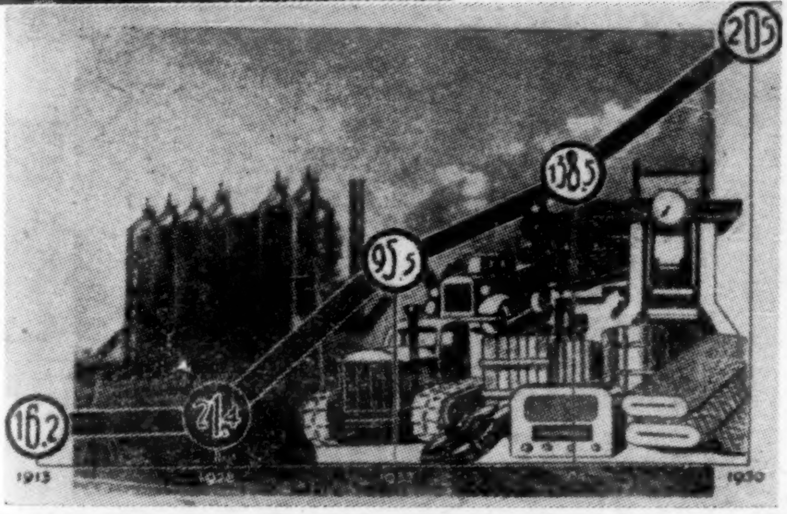
（上）和平外交的活動：史太林與波蘭總理薛蘭基威支商訂互助協定時的情形。



（左）蘇聯建設的一斑 在史太林格勒的廢地上，第一輛曳引車造成出廠了。



（右）在建設進行中，工人的福利受到最大的注意。圖爲頓巴斯煤礦工人的寄宿舍。



（右）蘇聯工業生產向上發展圖。（圖中數字，代表十億盧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瞭望台——————（一）
「狠狽的退却」——華萊士的建議——史太林的答覆——和平的大蠹在那裏？——以色列國誕生——英國工黨年會——海牙會議

美蘇之間
美國用意何在？……張志讓（四）
美國何以自解？……孫思定（五）
我很樂觀……李凝（五）
莫明其妙……王芸生（六）
美國冷戰的失敗……宦鄉（六）
敗象見了……梅碧華（七）
美蘇換文發表以後……余孟如（八）
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原則……思定譯（一一）
蘇聯究竟有多強？……許寧譯（一二）
有關日本經濟的幾種謬見……孟憲章（一四）
蒲立德（時代與人物）……葵軍（一七）
話說戴高樂（下）……史煉譯（一六）

零售：每冊法幣五萬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六十七萬元　航掛：八十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
底外（雙色）	一千五百萬元	九百萬元	[illegible]
封裏 底裏	一千四百萬元	八百萬元	[illegible]
正文前後	一千二百萬元	七百萬元	[illegible]

「狼狽的退却」

倘如世界上眞有所謂「冷戰」，那末，現在這「冷戰」已有了初步的分曉。這「分曉」見於上周美蘇換文以後局勢的發展。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暗暗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提了一封建議談判的信，莫洛托夫把和平之門大開了，杜魯門和馬歇爾却又趕緊分別聲明，冷然關上了第一扇門。但世界人民因美蘇換文而引起的興奮情緒繼續發展着，華萊士公開致函史太林，提出了美蘇和平協商的建議，史太林馬上答覆他，表示同意以華氏建議為談判的基礎。這時候，美國國務部再度宣佈了拒絕與蘇談判的正式聲明，第二扇門又砰然關上了。從這一發展的過程，那圖畫的兩面的色彩是異常之强烈：一面是健步的邁進，一面是狼狽的退却。

美國為什麼這樣狼狽退却呢？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據美國電報通訊社（Telepress）的華盛頓記者分析道：「蘇聯的爽快而出於意料之外的回答，使美國國務院受到頗為突兀的打擊。美國政府方面人士本來認定，蘇聯接到美大使史密斯的聲明時，如不是表示拒絕，就一定是置之不理的。……很明顯的美國國務部現在要竭力使談判的希望幻滅了。」這很明白，史密斯的「和平建議」是假的，他們原想由此搶過「和平的旗幟」來掩飾其世界擴展的面目，想不到莫斯科眞正伸出和平之手來，那就只能落得「狼狽退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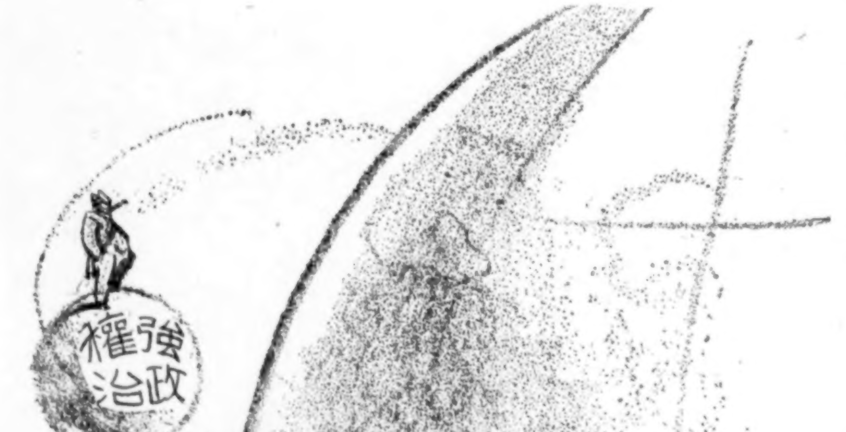
其次，據英國「新聞紀事報」分析說：「美國方面這種阻撓採取具體措施以澄清對蘇邦交的行為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生怕喪失其威信，生怕採取這一種和平行動，在大選年，會被人誤解為對共產主義的投降。如果假定這種意見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明白，美國某些方面人士，已因為自家的宣傳，而淪為犧牲者，並陷於作繭自縛的境地了。」西歐聯盟還只搞了一半，執行馬歇爾計劃的霍夫曼還只上任，在巴力斯坦、希臘和朝鮮一連串的失敗正感到焦頭爛額，這樣一來，表示美國原來還想和蘇聯秘密打交道，豈非將引起自己所控制的陣營內的混亂和恐懼？試看這個消息一傳出，英國貝文外長就驚慌失措，大叫反對美蘇談判，英法政府閱悉此項消息後，均大為震驚。（十四日法國新聞社電）所以，杜魯門馬歇爾不得不趕緊設法，以挽回自己陣營裏的離心力，就只好首鼠兩端，說了說沒有說，做了說不想做了。

華萊士的建議

但世界人民因這次美蘇換文而引起的充滿和平信心的歡悅，却並不因美國的拒絕而衰退。相反的，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努力，已由此而開始了新的階段。反民主的强權者的陣營日益陷於孤立，反强權的民主陣營却更趨擴大和加强了。

十三日，美國第三黨運動領袖華萊士發表了致史太林的公開信。他首先對於莫斯科公佈美蘇函件表示歡迎，他認為「這些牒文，已打開談判之門。」他接着提出具體的建議，以作為美蘇談判的基礎。

華萊士的信與史密斯的信是不同的。史密斯的信空洞不切實際，華氏的信就比較的具體。他信中的建議可歸納如下：（一）普遍裁減軍備，禁用原子兵器；（二）訂立對日及對德和約，自該國撤退駐軍；（三）兩國軍隊退出中國和朝鮮；（四）尊重各國主權，不干涉各國內政；（五）不得在聯合國機構會員各國設立軍事基地；（六）發展國際貿易，在聯合國機構範圍內援助各國復興，不得有所



「兩個世界」　（美國「芝加哥太陽報」）

岐視；（七）在各國維護民主，確保民權等等。

史太林的答覆

史太林立即於十七日提出了贊同的答覆。他指出華氏的公開信，「不失爲近來締造和平運動中最重要的政治文獻。華氏凾雖未將兩國間各項爭端包羅無遺，即其所提若干部份亦有須加改善之處，但凡此各節，此時無關宏旨。所可重視者，即爲華氏對於和解的大前提，能就美蘇兩國間各項基本爭端，公開而誠意的提出計劃。……美國如有意，蘇聯準備依照華氏建議，與美國談判解決兩國爭端。」

莫斯科電台廣播史太林的聲明後，華萊士興奮極了，他立即於當天廣播說：「史太林元帥稱讚我的公開信是有裨國際和平重要的文獻。這話並非對我個人而發，而是史氏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身份向美國人民建議和平的聲明。這是蘇聯的眞正而肯定的建議……」而且，這也不僅爲美國人民而發，也是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而發的。

華盛頓怎麼說呢？十八日美國國務部又發表正式聲明，拒絕了與蘇聯進行談判。

和平的大纛在那裏？

從史密斯——莫洛托夫——華萊士——史太林這一連串政治文件的公佈，世界的人民等於上了寶貴的一課。從這一課中，大家已經明白：誰是爲了和平，誰是不要和平，和平的大纛究竟在那裏。

現在可以明白了：史密斯向莫斯科的秘密建議，只是一種別有作用的謀略。原來，二次大戰以來，美國的擴張和戰爭的叫囂，雖然有了若干表面的局部的成就，但實質上她却在世界人民愈來愈強的反抗下，日益陷於孤立乃至失敗的命運。從黑海到墨西哥灣，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長江到密西西比河，從巴拿馬到洛杉磯，世界和平的巨流正在滙合中，勢將淹沒了戰爭歇斯底里的叫囂。他們對於這個「實際上必將發生的事件」（合衆社語），「感到了巨大的威脅，他們必須加以阻止，因爲這是美國不願意發生的事件」（十六日合衆電）。於是而有史密斯的「談判建議」，目的是用這個「阻止談判的建議」，阻止美國所不願意發生的事件」，阻止世界人民的和平要求，阻止美國國內和平力量的增長，以便利加緊其戰爭叫囂和備戰的努力。

但這一打算是落了空的。從莫洛托夫的凾件到華萊士的建議，到史太林的聲明，證明了世界人民爭和平的浪潮愈益高漲，世界人民對於和平更增加了勇氣和信心。在這一形勢之下，大家都明白：戰爭的叫囂毫無根據；用談判方法解決國際歧見絕對可能。這樣一來，戰爭叫囂的作用抵銷了；西歐軍事聯盟搖搖欲墜了，援外政策的僞善面目揭露了，「苦撐待變」的三次大戰馬上即發論也破產了。在空前的混亂與惶惑中，華盛頓爲了要緊挽回「自己方面」的離心力，不得不公然拒絕了和平的建議。

然而，這一着不但不能遏壓爭和平的浪潮的高漲，世界的人民却反而從這一教訓得到了如下的結論：

（一）蘇聯是堅持和平的，它掌握着世界和平的大纛；

（二）爭和平的努力不是白費的，它可能迫使美國不得不考慮她所「不願意發生的事件」；

（三）戰爭集團是始終拒絕和平的，始終不願意用和平談判方法解決國際糾紛的；和平的勝利必須依靠世界人民自己的努力；

（四）擴張主義者的「兩面政策」這一次完全暴露了。所謂「兩面政策」便是一面進攻，一面用和平的幌子來掩飾。今後，這種政策還可能再現，這是必須注意的。

我們自然希望美蘇兩國眞能以華萊士的建議來作爲雙方協調的基礎。美蘇協調將是世界和平重要的一部份。但我們必須明白，世界局勢的轉機主要還得靠世界人民爭和平的努力。也只有世界人民的努力，纔能打開那已被華盛頓緊閉的談判之門的。

華盛頓之冬 （美國「里支蒙時報」）

以色列國的誕生

十四日，猶太人的以色列（Israel）國在台拉維夫宣告成立了，猶太國獨立宣言的第一句就說：「以色列的土地是猶太民族出生的搖籃。」在簽署獨立宣言典禮完成後，新總理古利翁微笑着說：「

我們等候了兩千年。但在半小時內，一切都完成了。」這個新生的猶太國的國境還沒有確定。隨着猶太人兩千年來美夢的實現，猶太哈格那軍與阿拉伯軍的聖地爭奪戰立即開始了。

同日，美國杜魯門總統搶先宣佈承認了猶太國的「事實上的政府」。世界輿論對美國這一急急忙忙承認的舉動，是都感到突兀的。因爲巴力斯坦的分治計劃，原是美國向聯合國提出，且經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可是美國後來又撤銷了這一分治的計劃。當猶太人決心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時，美國曾從多方面加以阻止；現在，猶太人不顧美國的反對，終於宣佈成立正式國家了，美國却又不於事先通知聯合國，甚至連對自己駐聯合國的代表也來不及通知，就急忙的搶先承認了。有人說美國外交何以「進退失據」至此？其實在這裏很明白表現出美國所「據」的，完全是自私的强權的利益。華萊士建議說：「美國承認以色列國之後，接着必須對阿拉伯各封建君主發出最後通牒，讓他們放下最後武器，因爲他們實在是英美在中東石油利益的傀儡。」然而，美國能嗎？

十七日，蘇聯也宣佈承認以色列國，猶太外長薛托克表示滿意，認爲此項行動「吻合蘇聯向所根據的政策。」

英國工黨年會

英國工黨第四十七屆年會於十七日在斯加巴洛開幕。討論的主題，將爲「如何防止共產主義及繼續推行英國社會主義革命」。

英國今天正處於危險的尖端。國內日深的經濟危機與對外冒險政策的危險已併合爲一，那完全是工黨政府的錯誤政策造成的。工黨主席辛威爾說：「工業國營可說已告完畢。」這簡直是欺人之談。事實上，英國國有化運動早已趦趄不前，而私人企業的利潤則大見增加。

在對外政策方面，貝文熱心推行着「西歐聯盟」運動，不惜讓英國一天天淪爲美國在歐洲的基地。工黨的政策實在和保守黨的已無分別了。誠如工黨左翼議員齊里亞克斯說：「工黨政府的政策已使工黨與歐洲大部份勞工階級脫離而陷於孤立的地位，最後甚至可能參加杜魯門及邱吉爾的陣容。」

西歐合奏的新導演者

（蘇聯「新時代」周刊）

由於工黨政府背棄了它上台時的諾言，使英國日益陷於內外的危機，工黨的威信是大大的低落了。據最近親政府的「星期畫報」(Sunday Pictorial）曾舉行一次「民意測驗」，測驗的結果顯示有百分之四十九擁護保守黨，百分之三十八擁護工黨，百分之十三擁護自由黨。

工黨面臨着危機。英國面臨着危機。

海牙會議

五月七日在海牙舉行的「歐洲統一」會議已經閉幕，領導會議的反蘇十字軍的大法師邱吉爾已經返國了。

趁英國工黨年會的時候，來把這次會議補敘一筆是怪有意味的。出席這次會議的英國代表團，包括了二十七位工黨議員，二十五位保守黨議員，七位自由黨和國民自由黨議員及著名出版商哥倫玆（Gollanz）等。

工黨執行委員會對此據說表示「不贊同」。四月二十三日，工黨執委會曾爲了二十二個工黨議員聯名致電義大利左翼社會黨領袖南尼的事件，而把密爾斯（Platts-Mills）開除，二十一人警告。但是這次對參加海牙會議的二十七個工黨議員却毫不加處分。

這只因爲二十二位議員發電到義大利致意的，是從事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動勢力的社會黨；而二十七位議員在海牙參加的却是一次與保守黨領袖聯合反對歐洲社會主義的會議。

海牙會議的目的，完全與馬歇爾、貝文和「西歐聯盟」一樣的。——組織一個反蘇反新民主的戰爭集團，而且「貝文計劃」的藍本，主要還是抄襲了邱吉爾的理論呢。

工黨和海牙會議的爭執是有的，但那爭執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無非是爲了爭取這神聖十字軍的領導權而已。

★

五月十九日

本刊特約專家筆談

美蘇之間

這次美駐蘇大使史密斯和蘇外長莫洛托夫的換文，引起了國際間很大的注意。但是史莫兩氏的函件發表後，杜魯門和馬歇爾又趕卽先後聲明，否認作此建議。美國大使建議於前，美國總統又否認於後，這究竟是怎麼一同事。美蘇換文究竟有何意義？美蘇協調有否可能？這是人人關切的問題。本刊特徵求各位國際問題專家對此的意見，以發表於此，以饗讀者。—編者

（排列以收到先後爲序）

美國的用意何在？

張志讓

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向莫洛托夫提出美國對蘇政策及談判門戶始終洞開的聲明，究竟用意何在？它顯然不是像馬歇爾和杜魯門事後所說的，要使蘇聯瞭解美國確定不變的對蘇政策而不至有何誤會，而却是要引誘蘇聯對它所要提出的個別問題，作秘密談判。如果其用意的確僅在求免蘇聯的誤會，則儘可公開言之，且尙可大事宣揚，而並無絲毫秘密之必要；史密斯又何必於蘇聯發表文件之後，表示驚異和不滿；馬歇爾又何必指摘蘇聯「破壞秘密」，且至面有愠色；杜馬兩氏又何必於發表之後，卽慌張忙亂至此？

美國之所以爲此聲明顯然是因爲杜魯門主義推行至今，處處碰壁，對德國及巴力斯坦等等問題莫不如此，尤其在南韓主持選舉，失盡顏面，而並未解决問題，而蘇聯却提出了同時撤兵的主張，更覺窮於應付。這是美國試行對爲商談及原因。至其談判之所以必求秘密，則是因爲（一）美國所願採取解决困難的方法，仍與以前一像，是以其他國家爲工具（從西歐經中東以至遠東，無不如此），以達其强權政治之目的。所以必須對其他國家保守秘密。（這也同時說明了爲什麽英外部發言人立卽宣稱：此事完全出於英國意外）。（二）美國雖欲試行談判，而並無意變更立場，以求眞與蘇聯諒解，而却僅願就其最感棘手的個別問題，以强權政治的方法，以求臨時渡過難關。它明知這種企圖决不會受到人民的歡迎，而反會增加他們的反感。所以它對其本國人民，也必須保守秘密。也正是爲了這兩個原因，所以談判問題一經蘇聯發表，杜馬兩氏便一再聲明絕無雙邊談判之意。

蘇聯將交換聲明發表，顯然是因爲（一）不要秘密談判，而要公開談判。（二）它不願採美國所願取的方法來解决個別問題，而願爲全面徹底的談判，以達到和平的合作之目的。（三）它可藉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同情和督促，以促成這種談判的開始與這種目的之實現。它在當時就派馬力克赴美接替葛羅米柯爲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馬力克當然在聯合國會內和會外都隨時可作談判。

美國於表示談判之門始終洞開之後，爲了上述原因，却反將門戶閉之惟恐不緊。然在蘇聯始終積極主張、美國人民不斷督促、和全世界人民渴望之下，要說美國政府有此力量能始終深閉固拒，一意孤行，也易於失之看事過於呆板。可是美蘇是否會在最近將來進行商談，這一問題在目前並不重要，因爲美國根本立場未變，卽使商談，也不會有多大結果。在目前應該指出最重要之一點是經此美蘇交換聲明之後，可以明白看出：世界形勢已在發生巨大變化，美國和平進步的力量與軍財結合的倒退力量，兩者之間的鬥爭，經過一年餘最尖銳的階段以後，已使前者日佔上風，在實際政治上發生作用，已使後者所採取的對蘇全面强硬以步入戰爭的路線到了窮而須變的關頭；這種世界形勢的變化將在世界每一國內，尤其是目前重要的大小各國之內，發生巨大的影響。

美國何以自解？

孫思定

由於蘇聯毫不遲疑地公布了美蘇兩國交換牒文，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快慰；這希望是寄予美蘇兩國的。但由於杜魯門與馬歇爾否認自己建議以後，全世界的快慰立刻趨於幻滅；這失望必然毫無折扣地登記在美國一國的賬上。從此以後，全世界對於蘇聯的和平政策與美國的擴張政策之間的辨別應該澈底分明了；已往對於蘇聯還存着懷疑的，對於美國還存着幻想的，現在這懷疑與幻想應該全部廓清了。美國一向指責蘇聯爲「擴張者」而爲自己的擴張辯護爲「自衞」。「自衞者」向「擴張者」建議兩國談判，自然是言之成理的；然而，被指爲「擴張者」却不但不拒絕而毫不遲疑地同意這建議，這已經奇了；更奇者，倒是那自稱爲「自衞者」反自己拒絕了自己的建議。那麼，究竟誰要和平，誰要擴張，不是再清楚沒有了麼？

自然，還不免有人在追索美國向蘇致送聲明的動機。這在史密斯的聲明中其實已經透露了的。由於美國擴張政策與反蘇反共的戰爭叫囂政策推行的結果，美國人民的普遍的緊張與不安心理已圍繞着大選與經濟恐慌這些現實問題與日而俱增，同時，全世界人民對美國的疑懼與反抗也與日俱增，構成了美國推進擴張政策的嚴重障礙。美國便不得不以緩和美蘇關係的姿態來鬆弛與鎮定世界與國內的緊張與不安，以減少其所遭遇到的障礙。只要蘇聯稍顯遲疑或稍加延擱，美國便會向世界振振有詞地宣布蘇聯無誠意談判，而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完全推在蘇聯身上。美國電報通訊社(Telepress)華盛頓記者說：美國政府人士本來認定，蘇聯政府接到美大使史密斯的聲明時，如不是表示拒絕，就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美國想玩一下 bluff，不料蘇聯毫不遲疑地把它的和平政策的王牌立刻攤了出來，這便使美國無可挽救地輸却了。

美國從此以後，將何以自解呢？以反蘇爲藉口的戰爭叫囂還喊得響麼？爲和平、爲自衞，還有誰相信呢？而且在美國自己陣營裏也引起了慌張與混亂，貝文的焦慮與直率地反對美蘇談判，使美國不得不急急向英法作撫慰的解釋，可是同時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國內的責難又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餘音嫋嫋地假裝出還有談判的可能，這就更增加了自己陣營裏的疑懼；跋前躓後，矛盾百出，只剩下一個事實是不容懷疑的：美國並不要和平；在全世界面前，美國已成了和平的唯一的阻障。假使已往世界與美國國內的緊張與不安是集中在美蘇關係這個問題上的話，那麼今後這種緊張與不安將完全轉移集中在美國政策這個問題上了。問題已極清楚，只要美國擴張政策完全終結，世界和平便不會受威脅，一切緊張與不安便立刻廓清，美蘇關係自然不成問題地立刻改善了。對於世界任何角落裏的和平問題都應該而且必須從這基本上去解決。

我很樂觀

李凝

世界知識社來函問我對於這次美蘇換文以及對於世界和平前途的看法，我的回答極簡單：「很樂觀」。

我讀過史密斯和莫洛托夫的信，讀過華萊士給史太林的信，也讀過後來杜魯門馬歇爾和史密斯等的聲明。我彷彿看到史密斯偷偷地到莫斯科去叩門；看到莫洛托夫把門大開；接着又看到華盛頓人們縮轉了身子，冷然又把自己的門關上了。

世界的人民爲莫斯科的和平之門大開而歡喜，又爲華盛頓的砰然關門而失望。我却爲什麼反說樂觀呢？

因爲這一過程，向全世界人民提供了一幅非常明顯的圖畫：誰是要和平，誰是不要和平。過去的歷史教訓很明白，秘密外交曾經引起了戰爭。所以莫斯科能够把問題公開的提到世界人民前面來討論，讓世界人民也來過問世界的事，這是値得稱許的。「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同時並存」是至理，這絕非意味着「勢力範圍的劃分。」只有企圖劃分勢力範圍者纔偷偷摸摸，總想「私自了結」的。

但史密斯叩門於前，爲什麼又關門於後呢？這就是問題的癥結了。叩門是秘密的，世界的人民都不知道。這樣的做，一則具有對蘇的「和平攻勢」的作用；二則萬一局勢有個三長兩短，就可以對國內和世界的人民表示：「咱們老早就努力過和平，無奈蘇聯她，……」，便頗爲振振有辭了。

一公開之後就只好關門了。眞正爲了和平者自然不怕和平之門大開的。但拿和平僅作幌子的人便不然。戰爭的歇斯底里好容易搞得烏煙瘴氣，這樣一來，豈非打了自己的嘴巴，鬆懈了國內走向戰爭的努力？西歐的戰車還只裝好一部份，馬歇爾計劃還只有剛開始，這樣一來，在歐洲等地的總管們的前面，何以自圓其說？正惟目的不在和平，所以非關門不可。

但無論如何，國際危機的眞相已從此大白。如果說在昨天，大家對於當前局勢還有些模糊，那末今天是毫不模糊了；如果說在昨天，大家對於誰是爲了戰爭誰是爲了和平的角色，還有些「撲朔迷離」的辨不清楚，那末今天是黑白分明、涇渭判然了。

我的樂觀根據就在這裏。世界最大的危機莫過於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倘如當年希特勒的兇暴面目能更早更普遍地揭露，倘如當年國際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能更早擴大和建立，說不定第二次世界大屠殺是可以避免的。話不必再說下去，我該可以繳卷了。

莫明其妙

王芸生

承詢關於這次美蘇換文的看法，我對美國外交實在莫明其妙。

美國建議美蘇直接談判，以解決問題，那原是絕對正確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誰不如此希望？美國既然如此建議，第一應有誠意，其次應有準備；蘇方既然表示同意，而經莫洛托夫把美蘇函件發表，在世界人民都問訊歡愉之際，貝文雙脚暴跳，大喊反對，而杜魯門與馬歇爾竟兩口同聲，說絕不與蘇聯直接談判。如此出爾反爾，說了不算，這樣的外交，誰明其妙？

唯一的可能解釋是，史密斯訪問莫洛托夫說的那一套，只是奉命試探，而美國的而莫洛托夫請他寫成書面文件，並給公布了。英國事先毫不知情，而美國的話頭，表示在某種場合，可以停止莫斯科所不喜的那些外交政策（即援外反共政策），換句話說，就是援助西歐的一套辦法都可以停止，對英國以及西歐聯盟都可遺棄，請想貝文怎麼不着急？貝文一着急，杜魯門馬歇爾馬上反過嘴來，另說一套。大國外交，如此無常，誰明其妙？

聖地之戰，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國忽然承認了猶太以色列國，九十度大轉變，英國又上了一個大當。與美國搭夥伴，而且要仰賴她的援助，眞要小心些。美國外交實在莫明其妙。

美國冷戰的失敗

宦鄉

從史莫換文本身以及杜魯門馬歇爾等隨後所作的幾個「修正聲明」，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美蘇兩國基本立場上的歧異。

美國所要的是帝國主義分贓性質的勢力範圍，蘇聯所要的却是尊重聯合國機構和聯合國會員各國的獨立與完整；美國所要的是暫時的武裝休戰，蘇聯所要的却是光榮鞏固的永久和平；美國所要的是在權力外交原則下由美蘇兩國作一場私相授受的秘密買賣，蘇聯所要的却是在世界人民面前舉行的公開合法的解決國際全盤問題的會議。

史密斯的試探是美國政府的一種和平攻勢，以西歐泛美等區域軍事集團和強大武力爲後盾，以勒索蘇聯讓步爲目的。她一方面企圖獲取蘇聯對美國兩年來軍事經濟擴張成果的正式承認；另一方面還冀求以「美國希望和平改善美蘇關係」的姿態，來緩和世界以及美國人民對於美國戰販集團最近幾個月來拼命製造戰爭歇斯底里的反感與焦慮。

莫洛托夫的覆文是對於美國這種和平攻勢的一個嚴厲反擊。他又一次表白了蘇聯貫澈和平民主外交政策的決心，他用鐵一般的事實說明了造成目前國際緊張局勢的責任者究竟誰屬。他接受了「直接談判」的建議，因爲這是符合於蘇聯和平民主外交的基本立場的；但同時他却拒絕了史密斯函中所暗示的秘密談判劃分勢力範圍的辦法，他更進一步把雙方換文發表出來以根本堵死秘密談判的可能性，因爲她萬萬不能够以世界和平和人民利益爲犧牲來購買一個廉價的武裝短期休戰。

如所週知，這一場冷戰的結果，蘇聯勝利了，美國慘敗了。第一、美國當局倉皇狼狽地一再聲明「不與蘇聯直接談判」的情形，清清楚楚地、斬釘截鐵地告訴世人，美國是不要和平的，美國口裏說希望改善美蘇關係而實際却是毫無誠意的。第二、美國戰販集團化費了好幾個月的寶貴光陰所辛苦製造出來的「戰爭歇斯底里」和「緊張嚴重氣氛」，於今是多多少少被抵銷沖淡好一些了。第三、美國已經失去了冷戰的主動，現在正處處陷在進退維谷的被動境界中；如何進行第二步呢，美國簡直有點「四顧茫茫，莫知所措」的困窘樣子。第四、這一幕外交鬥智戰演出之後，全世界人士都認識清楚了美國政府是戰販集團的頭子，而蘇聯則是和平勢力的中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應打倒、誰應聯合，已經是涇渭分明、瞭如日月了；形勢既經大定，從此將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更廣泛更堅決的反戰販集團的鬥爭。這四點勝利也可說是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運動中的一大勝利。

美國經一年冷戰遭遇到了這樣空前敗績之後，怎麼辦呢？擺在她面前的有三條路。一條是與蘇聯舉行公開會議，直接談判；一條是不顧一切，仍然製造戰爭歇斯底里，繼續擴軍；還有一條是就現狀拖下去再等機會。第一條路美國是不願走也不敢走的。第二條路不容易走通，因爲經過這次之後，戰爭歇斯底里被揭穿了，擴軍的藉口沒有了。所以美國最可能走的還是第三條路——拖，并且如何在拖局中找機會找藉口來把「不要和平」的責任推給蘇聯。

（接上頁）

敗象見了

梅碧華

美國發動「冷戰」三年於茲，到現在是一敗塗地了。美國外交的敗局是由於莫斯科公佈美蘇換文的一擊，而歸於土崩瓦解的。其實，今年以來，美國在世界陣地上却早已處處露出敗象：在希臘，一次撥款援助沒有成功，第二次撥欵也將投入深淵，永遠撈不回來；在義大利，它花了四百萬元干涉大選、軍事示威、政治恐嚇，都沒有打退人民民主的勢力；在朝鮮，不管平壤會議的要求，製造南韓傀儡政府，却遭到了人民憤怒的抗議；在巴力斯坦，幾次翻雲覆雨，依然是一片烽火，並且使聯合國的威信大為喪失……最後，蘇聯和平外交的坦白宣示，使美國完全走投無路。美國在世界人民面前孤立無援了。

我們必須提高警覺：美國就要發動第二回合的「冷戰」。史密斯的走訪莫洛托夫是為了搶奪和平大旗，在美國以及世界人民面前，搖幌這一面大旗，用以掩護對外國的加强干涉，包括運用平時租借法案武裝西歐聯盟在內，將來是向整個歐洲擴充，在所謂「鐵幕」前面造起一座「鋼牆」。這便是對蘇聯、對新民主國家、對歐洲人民、對世界人民的敵視或侵略意向。

問題並不在於美蘇之間，而是在於民主的兩個陣線之間。這次美蘇換文公布之後，堅定的是更堅定了，徬徨的也該有所取捨，幻想的也該覺醒了。杜魯門、馬歇爾、史密斯自己承認了不願對蘇談判、不願和平，承認了必須在「保衛政治完整」的藉口下，干涉外國內政、製造紛亂。他們這些明白的宣示，使世界人民完全能夠明辨是非了。這眞是現代歷史中最寶貴的一課。

直到現在，蘇聯還是誠意和美國解決問題的。基於兩個制度可以並存的理論，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合作的經驗，蘇聯相信爭論是可以消除的。在美國這方面，死心塌地不為所動的，且不去說它；有些主張對蘇談判的，却想以勢力範圍的劃分，使美蘇相安無事，這是辦不到的。美國人民並不喜歡這種强權政治。華萊士在一封致史大林的公開信中，說是兩個制度可以競賽，最後由人民去抉擇。這是代表了美國人民的願望。華萊士用一視同仁的看法，羅列了美蘇兩國不應該的和應該的幾點，然而事實是鐵硬的，是誰在不應該的偏應該？是誰在應該的偏不應該？答覆是不必遲疑的。

我們並不希望堵塞經由談判的方式達成美蘇合作的可能。但是美國不願談判，這就告訴我們對美國不必存有絲毫的幻想了。對和平，我們是存有信心的。美國更孤立了，這完全有利於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偉大事業。

最近來華的美國貴賓

蒲立德

葵軍

蒲立德到中國了。他是美國「激進援華派」三劍客（周以德、陳納德和蒲立德）之一。他這次來說是「私人性質」，可是從他的護照是紅色（外交官護照）的事實，從他一下機就到華北華南奔波的事實，可知事情並不這樣簡單，五月五日路透電說：蒲氏「將從美國外交政策的目光，對設立中美聯合統帥部的可能性，作一初步研究。」

蒲立德對於中國讀者不是陌生的人物。他在去年十月的「生活畫報」上發表洋洋萬言的長文，力主美國在三年內撥款十三億五千萬元援華，曾引起各方很大注意。

一般人士對蒲立德的批評，是毀譽參半的。有人說他是大慈大悲的和平使者，也有人說他是土肥原第二；在一部份美國人的眼中，他是大資本家利益的忠實保護人；在蘇聯外次維辛斯基去年所開列的「戰販」名單中，他名列第十。

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蒲立德生於美國費城一個富有的家庭。他是華盛頓和亨利（Patrick Henry）的親戚，所以他的家庭很有名望。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業律師，他以家學淵源，進了哈佛法學院。畢業後任費城某刊物記者，並兼寫關於歐洲局勢的文章。一九一六年，他娶了費城名花特琳葛（Ernesta Drinker）小姐為妻，往德、奧、比渡蜜月，並被德國權貴待為上賓。第一次大戰時，他任國務院中歐新聞局局長。一九一八年，被選為威爾遜總統和平使節團團員之一。蒲立德一度極被威爾遜總統所器重，他只有二十七歲，當時奉威爾遜之命祕密赴蘇聯訪問。一九二三年，特琳葛和他離婚，他和美共黨員李約翰（John Reed）遺寡貝揚（Louise Bryant）結婚。兩人在歐洲渡蜜月，歸來，蒲立德寫了一本小說，題為「未完之事」（It's Not Done），於一九二六年出版。同年，貝揚向他離婚，據說他至今還過着獨身生活。

一九三三年，美蘇復交，蒲氏出任駐蘇大使。一九三六至四〇年，法西斯氣焰高張，張伯倫、達拉第採行了綏靖政策，蒲氏頗為衷心贊同。

蒲氏思想的結晶，可以他的近作「大地的本身」（The Great Globe Itself）為代表。在他看來，在「蘇聯未征服世界」以前，美國應當趁獨佔原子彈的時機，予蘇聯以粉碎的打擊，否則等到蘇聯一有原子彈，這個世界就將被毀滅，「上帝得再下凡來重新創造人類」了。

精明、深思熟慮、博學，是他的特點，因此他纔能爬到今天的地位。此外，他還有和其他美國商人同樣的脾氣，他喜歡「手心彎向裏」的，對自己利益的打算，總是放在別人利益上面的。

美蘇換文發表以後

余孟如

一　美國外交的反覆

自從五月十一日莫斯科電台廣播了美大使史密斯與蘇外長莫洛托夫之間的換文，引起了世界人民對於和平的廣泛的熱望。我們在十二日寫過一篇文字，對於「美蘇關係的轉機」，加以初步的檢討。當時所根據的材料，只是史密斯與莫洛托夫之間最初交換的兩個文件。一週以來，關於美蘇雙方外交上的表示，以及世界各方面對於美蘇換文的反響，都已經見到了。對於這一個關係到整個世界和平前途的重大問題，我們應該再加以一個慎重而充分的檢討。

一週中間，環繞於美蘇換文以後各方面的發展，是這樣的：

十一日—莫斯科廣播美蘇間的換文以後，華盛頓官方承認：「蘇聯已使美國陷入一種困難的外交地位。」（合衆社電）

同　日—倫敦方面，英外長貝文接見美大使陶格拉斯，貝文外長因對於美蘇換文事，事前全無所知，「頗感困惱。」（聯合社電）

十二日—馬歇爾招待記者，否認史密斯大使曾要求與蘇聯進行「一般性的討論」，表示美國絕不與蘇聯單獨談判。

十三日—杜魯門總統招待記者，支持馬歇爾的不與蘇聯談判的聲明。然而，他對於記者們的答問，顯示着許多矛盾。他承認邀請史太林會晤的事，仍然有效；但他說不出假如會晤了，準備談什麼。他不能說出怎樣的理由促使史密斯大使提出對蘇的函件，但却承認史密斯函件中的每一點，都曾經內閣與國務卿馬歇爾討論過。

同　日—美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發表了「給史太林的公開信」，主張美蘇「立即行動，停止冷戰」，他認爲這次的美蘇換文已打開了雙方談判之門。

十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史太林答覆華萊士的公開信，表示「美國如果有意，蘇聯準備依照華氏的建議，與美國談判解決兩國的爭端。」

十八日—美國務院正式聲明，再度拒絕與蘇聯進行談判。

這是美蘇換文發表之後一週間和平波浪的起伏。在五月十一日莫斯科發表史密斯致莫洛托夫的函件中，史氏聲明美蘇談判之門，是「始終敞開着的。」十二日馬歇爾對記者談話，他把這扇敞開着的門輕輕關上了。十三日杜魯門對記者談話，他非常尷尬地給這扇門留着一條縫：因爲他不能不承認他邀請史太林會晤的事，「仍然有效」。然而，華萊士突然把這扇門完全打了開來。而就在這門前，史太林坦率地伸過他的手來：要談，就光明正大地談，依照華萊士所提出的具體建議來開始談判。這一下可把華盛頓方面急壞了。於是，就在一天之後，國務院再度把門關上。

這樣兩度被關閉起來的談判之門，一下子是不容易再打開了。十五日聯合社傳出美國官方的態度：「蘇聯如果要發動和平攻勢，則西方各國所遭遇的局勢，將極度微妙。」尷尬之態，躍然紙上。這樣，由這次美蘇換文的發表所引起美蘇談判的問題，可以說暫時已告一段落。

就這一事件的本身而論，我們不能不指出：美國外交最大的失敗，是在於它的反覆不定。這在今年已有了兩次悲慘的表現。一次在對華政策方面：馬歇爾宣布希望中國政府擴大基礎，包括中共在內；但是杜魯門立刻加以否認了。這次是在對蘇關係方面：美國希望偷偷地把談判之門打開，而一下子又倉皇地把門關上了。

二　世界輿論的動員

美蘇談判的問題暫時已告一段落；但是，由這次美蘇換文的發表所引起世界各方面對於美蘇和平的希望，却始終存在着，而且已成了一個更重大的問題。事實上，這不僅是一個美蘇之間的和平問題，而是一個全世界關心的和平問題。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們不能不承認，上次我們評論美蘇之間的換文，認爲美國和蘇聯的態度，是同樣坦白和誠懇的，對於美國還是太客氣了些。美國對於這問題，是希望在兩國之間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來

處理的，隨時可發，也隨時可收。蘇聯却把它作爲一個全世界的問題來處理，正如我們在上週所指出的，它把美蘇之間的換文加以發表，正是要訴諸全世界的輿論，讓全世界的人民督責着美國，使它不能一面作着戰爭的叫囂，另一面則做出和平的姿態。

對於美蘇換文發表後在各方面的影響，我們應該從三方面加以觀察：首先是從世界的輿論方面，其次是從美國方面，最後是在蘇聯方面。

就世界輿論的反響而言，我們應當同意新聞報道中所說，五月十一日，在美蘇換文發表後的一天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個最重要的時刻。全世界人民在焦灼苦悶之中，望到了美蘇之間這一道和平的閃光而感到非常的欣慰。

整個歐洲似乎鬆了一口氣。巴黎的美金黑市跌下價來了。把獨立的右翼的「法蘭西晚報」作爲西歐輿論的一個代表，它說：「這是戰爭結束以來最動人的事件。……我們不用要求太多。單就情勢的緩和下來而言，我們已經够滿足了——這對於世界已經够好的了。」

從莫斯科到柏林，從倫敦到紐約，人民在這一線和平之光的撫沐下感到了緩和與安慰，這影響可以說是普遍的。

然而，在唐寧街，貝文外相却在孤獨地感到「困惱」。他抱厭着美國的這一個秘密外交，他事前全未知道；他又担心着美蘇如果進行和平談判，則美國不需要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扶持英國。所謂「西歐聯盟」的意義，就是要把西歐五國，特別是英國，作爲美國反蘇鬥爭中的馬前卒，以換取華爾街的金圓援助的。

唐寧街的情緒，當然也反應到華盛頓方面。國務院急忙地把史密斯與莫洛托夫之間交換的文件加以發表，而加上了杜魯門總統的聲明，把「始終敞開着的談判之門」，趕快關上。華盛頓官方最憤懣的一點，是蘇聯這一下的行動，把美國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了（put on the spot）。

五月十六日合衆社華盛頓電，說明了美國當局在世界輿論動員了起來之後的惶急的情緒：

「上週美國在蘇聯面前把『敞開着的門』關閉了，這道門還要關閉下去，直到歐洲的均勢能夠恢復了以後。這是今天根據可靠的權威消息所能說的一點。…

「在史密斯送出他的函件以前，美國外交界有一點眞正的担心，恐怕史太林會在外交上提議某種的談判。美國外交家恐怕這樣一個行動將使美國無法阻止它目前所不願做的事情——坐下在會議桌上和蘇聯談判。

「目前（美國的）一個大問題，是如何對付輿論，因爲輿論在僅僅暗示到美蘇準備談判和平的時候，已經歡欣若狂了。」

這說明了，在世界輿論動員起來了之後，其影響是何等巨大。儘管在一週之間，華盛頓把「敞開着的門」兩度關閉起來，而世界輿論的浪潮將會不斷衝擊着它，把它敲開來的。

三　急進與緩進，眞和平與假和平

華盛頓的彷徨，現在是充分顯露出來了。在打算作一下和平試探的時候，它先抱着恐懼；在對方打開來談的時候，它又退縮下去。十三日杜魯門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的答問，幾次引起了哄堂大笑，其場面是够窘的。而在莫斯科電台廣播了雙方換文之後，華盛頓官方把這一關係全世界和平的問題，完全作爲面子問題來看，尤其是不必要的。

這裏值得指出的是，在美蘇換文發表了以後，美國一般的報紙輿論，甚至包括一向反蘇而替國務院政策辯護的，也都批評這次美國外交當局的態度，「不够積極」。他們認爲史密斯的函件，明明是要求對蘇進行談判，而美國忽然自己退却下來，尤爲不當。保守的評論家大衛・勞倫斯甚至咬定在本年一月間，杜魯門曾經通過駐在柏林的墨爾非大使（Robert Murphy）大使，向蘇聯一個「高級官員」表示，願意和史太林直接會談。美國一般評論家的結論，都認爲在這次事件中，「美國在外交戰略上已吃了一大敗仗」。

但是，華盛頓當局也許有它的苦衷的。五月十六日蘇聯評論家庫得里雅夫柯夫在「消息報」上這樣寫道：「一般人的印象，以爲美國官方人士雖然覺得有增進對蘇邦交的必要，然而，這些政客們，一向鼓吹『强硬政策』與『冷戰』，生怕增進了對蘇邦交，會損害到他們對美國一般人民的威信。」知己知彼，這正是「一語中的」的話。

然而，美國官方爲什麼「覺得有增進對蘇邦交的必要」，因而在懷着恐懼的心情之下，還是叫史密斯大使致送了那個文書呢？

關於這，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今天美國對蘇的政策上，反蘇派與眞正要求對蘇和平友好的人民之間，固然有着基本上的分別；而在反蘇派中間，急進的好戰派與緩進的反蘇派之間，也有着策略步驟上的區別。華萊士所代表的是眞正對蘇和平友好的人民；在另一方面，急進的福萊斯特國防部長與緩進的馬歇爾之間，有的只是策略上的差別而已。上週我們所提到的李普曼與

勞倫斯，他們的論調一方面固然反映美國對蘇外交上的苦悶，另一方面卻也是給綏進的馬歇爾製造理論基礎的。

四月十二日亨利・魯斯的「生活畫刊」上報道了福萊斯特的「立即行動派」（Act Now）與馬歇爾的「綏進派」（Go Slow）在策略步驟上的區別，說到三月中在西領港（Key West）舉行的軍事會議之後，這兩派的意見與步驟，已經調和了。很顯然的，他們都能認識到，西歐軍事聯盟的組織，七十隊大空軍的建立，普遍軍訓的實施，將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樣，對蘇談判的姿態，乃成為一種策略上的必要。史密斯大使是根據於這一必要而去把談判之門輕輕做開一下的；卻不料莫斯科當局認眞得很，要打開談判之門，它把門堂堂正正的打開了。

而更使華盛頓方面難堪的，是在美國人民熱望對蘇和平的空氣中間，華萊士突然挺身站出在這個和平談判的大門口。華盛頓官方在第一次關起談判之門的時候，表示蘇聯如果要談判，不能「一般地談」，而必須「談具體問題」。華萊士所提出的正是一大堆具體的問題：一、普遍減縮軍備，禁用原子武器；二、訂立對日對德和約，自各該國撤退駐軍；三、從中國朝鮮撤退駐軍；四、尊重各國的主權，不干涉各國的內政；五、禁止在聯合國各會員國內建立軍事基地；六、發展國際貿易，在聯合國機構範圍內援助各國經濟復興，不得有所歧視；七、在各國維護民主，確保民權，等等。

儘管蘇聯對於華萊士的建議，並非每一點都同意，但是史太林立刻親自站出來，表示這些具體建議正可以作為美蘇開始談判的基礎了。

華萊士所建議的美蘇談判，和史密斯所建議的美蘇談判，顯然是不同的。前者是眞正的、基本的；後者是姿態的、策略的。不過，用善意的眼光來看，史密斯與莫洛托夫的換文，在打開美蘇關係與世界局勢的一點上，我們還是不能抹煞它的作用。因為，它至少給世界人民知道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今天還是打不起來，如果需要和平，大家可以用全力來爭取。不管華盛頓方面如何的「為難」，倫敦方面如何的「困惱」，這個爭取美蘇友好，一個廣大爭取世界和平的運動，已經在展開之中。

四　公開外交的勝利

就蘇聯而言，這次美蘇換文的發表，使它獲得了一個公開外交的大勝利。五月十六日合衆社的華盛頓電訊這樣坦白地承認，「這次『莫洛托夫的扭曲』（Molotov Twist 美國對於蘇聯答覆史密斯函件的混稱），比諸在表面所給與美國戰略上的打擊，還要厲害得多。」

美國方面不能不老實地說出：目前蘇聯在政治外交上都佔優勢，美國在扶植西歐聯盟，恢復了歐洲的均勢以前，不能對蘇聯進行談判。

但是，蘇聯方面卻也老實地加以指出：它不要均勢，而要的和平；它不要強權政治下的「勢力範圍」，而要的兩個不同制度的並存與和平的競賽。史太林在答覆華萊士的信中這樣強調地指出：

「蘇聯政府相信，雖然在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有着差異，但是兩種制度的並存與和平解決蘇美間的岐見，不僅是可能的，並且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是絕對必要的。」

蘇聯的和平政策確實沒有改變。史太林這次的聲明是重申了去年十月十四日他在蘇溪海濱對英國工黨議員齊里亞克斯的談話。記得當時史氏對齊氏還有這樣的話：

「蘇聯的政策一直就是這樣——改善它與所有各國的政治和經濟關係，從美國和英國開頭做起。

「假如這些國家願意改善它們和蘇聯的關係，它們會受到歡迎，蘇聯政府準備走在半路上迎接它們，不管任何經濟與社會制度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假如它們現在不願意和蘇聯改善關係，蘇聯只能在沒有這種合作的情況之下，照它的本份做去，直到它們恢復理智，認識到在今天的世界中，國際合作是必需的。

「我們可以等待。我們是一個耐心的民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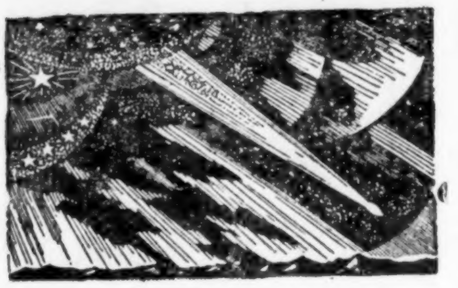
這一段談話，應用於這次美蘇換文中間，是非常確當的。美國的任何要求打開談判的表示，蘇聯都不加以拒絕。但是，它要求公開與誠意。華盛頓方面在一下試探之後，退縮回去了。蘇聯祇有耐心從事它本身的和平建設，同時等待美國有一天恢復理智。

第一次大戰後，革命的蘇聯在一面埋頭苦幹，一面耐心等待之中，從一九一八年直到一九三二年，才產生了偉大的羅斯福，造成了兩大國家的和好合作。這次大戰後，同樣的情況存在着，然而，今天的形勢比當時要好得多了。美蘇已有了戰時一長段合作的基礎，蘇聯在本身建設中的發展，也比以前強得多了，美國和英國要幻想恢復舊日的「均勢」，是絕對不可能了。

同時，繼承着羅斯福總統的傳統，華萊士所領導的新的力量，已經抬頭起來。在美國，好戰派與和平派的競賽，已經開始了。從這次美蘇換文以後的發展情勢看，後者的勝利是確定了的。

五月二十日

蘇聯對外政策及其原則



蘇・N. Rubinstein作　思定譯

一百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斥責着剝削者國家的對外政策，並舉出工人階級在國際關係的範圍中爲自已規定的目標。宣言的作者們既指出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參加對其他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的一個延續的鬥爭以後，說道，社會主義秩序的建立一定根本上不僅改變了一個國家內部人民之間的關係，而且也改變了國家之間的關係。

「一個個人對另一個個人的剝削被終結了，與此成比例地，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剝削也將被終結。

「在國家內階級之間的對立消滅了，與此成比例地，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敵視將到達一個終點。」

這些過去年月中的發展充分地證實了這宣言的論據。資產階級政府與外交家的行動，他們所發動的許多征服戰爭，極生動地顯示出資本主義列強對外政策的眞實本質。

馬克思與恩格斯一生工作着爲無產階級裝備起來以便對剝削者國家的刼掠計畫作鬥爭。列寧與史大林在歷史的新時期中更進一步地發展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教訓。資本主義的獨佔狀態無限量地加緊了國際局面中的競爭。當列強已經在他們之間把世界分割完了的時候，世界政治中爆炸藥便開始在地球面上每個地區裏很快地堆起來了。一切事情都指向着一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爭。

由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產生的蘇維埃國家宣布了對外政策的新的原則，跟資本主義列強的對外政策實踐是兜底相反的。這個國家，既已推翻了帝國主義勢力，便以和平旗幟的掌旗手出現了。

蘇維埃對外政策的關鍵性的原則是依循着蘇維埃政治的與社會的秩序的本質而來的，這本質是排斥人對人的剝削並拒絕國家與種族間的一切不平等的。

蘇維埃對外政策爲了堅持那些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目的相符合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攸關的利益而表現着金石般的堅強性與目的的單純性。蘇維埃對外政策的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其對一切被帝國主義威脅的大小國家與民族的獨立與平等的有力的堅定的防衛。

蘇聯在跟帝國主義相反的比例中只要求着把國際關係放在開闊的日光中來處理。列寧着重指出，帝國主義者們「爲了在『外交事件』中欺騙人民大衆，是有一套精緻製造出來的制度的。」蘇維埃對外政策由於堅持不懈地一貫地暴露帝國主義外交所施行的詭計、僞善與欺騙，曾有着輝煌的歷史的功績的。

列寧與史大林暴露了威爾遜的騙人詞句，這些詞句曾掩飾了美帝國主義的刼掠計畫。之後，史大林指示出，那埋伏在道斯計畫與羅卡諾政策的作者們的和平談判後面的是怎麼樣的刼掠設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他撕去了慕尼黑政策者們的假面具，指出了，綏靖法西斯強盜的政策，所謂不干涉政策無非是對於侵略的默許而已。在義阿戰爭中，蘇聯在國聯中出而護衛阿比西尼亞並且雖則其他國聯會員國對經濟制裁怠工的時候，蘇聯還是一貫地對義大利執行經濟制裁的。當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和他們的夥計佛朗哥一起在把西班牙人民絞死並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蘇聯單獨地搶救了這個法西斯侵略的第一個受審者並且暴露了那些躲在不干涉冪幕後面的法西斯主義的英法幫兇們。

當達拉第與張伯倫，不顧英法所曾簽過字的條約與協定而使捷克向希特勒投降的時候，蘇聯單獨地爲了護衛它而大聲疾呼；它聲言自已準備實行一九三五年互助條約的義務，並且提議召開一個列強會議以阻止法西斯侵略者。

恰恰不久以前，帝國主義者們試行過對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的一個無恥的歪曲；他們希望爲慕尼黑政策者們洗刷。但蘇聯已經粉碎了和平民主的敵人們的這些計畫。蘇聯情報局在其歷史的報告「歷史的僞造者」一書裏面，在它們的一切不相適的狀態中暴露了同一個美國的、英國的、與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們，它們幫助過希特勒發動第二次大戰，而現在正在孵着另一個世界大戰的計畫。

帝國主義者們和他們的右翼社會主義者陣營中的同謀犯們現在正製造着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理論的可貴的「駁斥」，揚言着，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犯征服戰爭的罪惡的。因此，有一個惡劣的美國反動份子並一本名叫「我們必須打俄國麼？」的戰販小册子的作者，克爾勃眞（El Culbertson），對於那些在經濟因素中看出了戰爭的根本原因的人們大肆咆哮。他堅持着說，他們是「把政治的馬匹放在經濟的車輛前面」了，而且十分公開地反對「攻擊戰爭的原因」。

克爾勃眞及其同類方面的叫囂祇是暴露了帝國主義者們。這明明是一種「削足適履」的事情。

在現在戰後的時期中，蘇聯是小心提防地跟蹤着帝國主義者們的詭計並且給以堅決的拆穿。不管反動的帝國主義的設計是裹在怎樣誘人的外衣裏、不管它們怎樣稱呼——叫美國的和約草案也好、或者巴魯區原子計畫也好、或者馬歇爾計畫也好——蘇維埃對外政策總是隨時隨地剝去它們的僞裝並且揭出它們的眞實內蘊。蘇聯在暴露和平民主的敵人們的這些計畫中，正爲了一切國家的獨立而堅持不懈地鬥爭着。

蘇聯不僅已經把許多歐洲國家從法西斯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且還對於那些已經走上人民民主道路的國家正給以不容心的協助。這種協助已經幫着這些國家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成長得更強壯而且在各國人民爲反對新的美國的收買世界統治權的擴張主義政策而共同奮鬥中，已變成一個重要份子了。

蘇聯是希臘、朝鮮、印尼與一切其他遭遇帝國主義侵略危機的國家的民族獨立與主權的一個一貫的保衛者。它的光榮保衛各國獨立，在今天特別來得驚人，因爲現在大小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正在買進了它們人民的國家主權而躉售給美帝國主義者哩。

在其對內與對外政策兩方面，蘇維埃國家受着人民大衆的全心全力的擁護的。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做到了一點，便是時時使公衆知道世界事情中的一切重要發展。對外政策問題在蘇維埃報紙中以及在黨的羣衆教育工作中是佔着顯要地位的。在蘇維埃制度的三十年中，布爾雪維克黨曾實施龐大的教育工作，結果使蘇維埃人民中的政治思想水準，使他們對世界政治的瞭解，比了在

蘇聯究竟有多强？

英 Andrew Rothstein 作
許寧 譯

一九三九年，當美國保守黨政府一面陰謀唆使希特勒攻擊蘇聯，一面又假裝與蘇談判反希特勒侵略的互助協定的時候，不少保守黨的頭等要人曾經高叫并且自誇「有辦法能夠證實」蘇聯是一個泥足的巨人。記得當年在國會辯論中，曾經有這樣一段插曲發生在路德喬治演說當中。路德喬治正抨擊張伯倫對蘇的不友好態度，他剛說到「我們檢查駿馬（譯者按：係指蘇聯）的嘴巴」，忽然有一位天才議員高聲接口道：「竟發現了一嘴的假牙」（譯者按，意卽指無咬人的本領和能力）。

這「滿嘴假牙」的咬人本領，希特勒後來在史太林格勒、在柏林的廢墟中，已經飽嚐滋味了。可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當兒，英國的保守黨乃至無數右翼的工黨領袖，震於納粹戰爭機構的強大威力，竟然對於那些低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力量的歪曲宣傳，加以無保留的接受。今天，這般傢伙又同從前一樣，震於美國戰爭機構的無可比擬的巨大威力，而過份低估了蘇聯了。

正因如此，所以在過去兩年當中，他們纔糊裏糊塗地誤認「對蘇強硬政策」的效用；也正因如此，所以工黨的領袖們纔拋棄了他們在「面對將來」一書中對選民們所作的「聯合全世界勞動階級」的諾言。

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伏士納生斯基氏(N. Voznesensky)最近印行了一本書，題名叫作「愛國戰爭中之蘇聯戰時經濟」，薄薄的一百九十頁，分成引言和十六個短短的章回，很簡潔有力地把蘇聯在經濟領域內所作的戰爭努力全部總結出來了。這本書的印行，對於當前世界政治形勢下的國際工人運動，大有幫助。

他這本書中最可貴的一點，是他陳述了社會主義生產制度及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內在潛力之偉大。必須注意，實行這種制度和方式的國家，三十年前還是列強中經濟力最薄弱的一環；還是如同列寧在一九一三年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說來令人難於相信的，萬分落後的乞丐半野蠻國家。」

這本書又駁斥了那般大臣級人物和資產階級報紙所散佈的「蘇聯領袖深信蘇聯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衝突絕對無法避免」的謊言。伏士納生斯基固然說過：「蘇聯與帝國主義各國併存多年的歷史中，是曾經有過無數的衝突的。只要資本主義的環境存在一天，帝國主義國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危險就存在一天」；但在同時，他也鄭重指出：蘇聯與資本主義各民主國家，儘管因社會制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作戰目標，還是能夠在戰時組成一條共同戰線；而且就在平時，儘管蘇聯有其獨立的地位，還是贊成（決不反對）國際分工及國際貿易合作。

＊

從伏士納生斯基的書中，我們所看到的蘇聯作戰勢力是怎麼樣的呢？首先，我們看到，在希特勒進攻開始(六月廿二日)的一週之內，平時的「五年計劃」立卽很順利地轉變爲一九四一年第三季的「經濟動員計劃」。建築工程立卽停止；只有伏爾加區、西部西伯利亞區及烏拉爾區的動力站、軍需工廠、煉油廠、鋼鐵工廠、化學工廠及鐵路，不僅不停止，反而加工趕築。零售業被削減百分之十二，軍火的生產却擴張百分之廿六。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第一個「戰時經濟計劃」（一九四一年第四季及一九四二全年）訂定了。這是一個範圍極廣的計劃，把蘇聯的全部經濟轉向服役於戰爭，特別注重對中亞細亞、卡薩克斯坦及上述三個地區的重工業及機械工業的大規模擴展。

根據這個「戰時經濟計劃」，在一九四一的下半年，一千三百六十個大工廠被遷到東方。「成千成萬的人民、成千成萬的機件、印刷機、馬達、工具和渦輪，都開始搬家了。」同年的十一十二兩月是蘇聯戰爭中最黑暗危急的歲月，因爲東遷的工廠還沒有開工，而敵人已佔領了蘇聯最富於生產力的地域（在戰前，這些地域約

任何其他國家中是無可比量地高出的。

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爲基礎的蘇維埃對外政策的偉大優點就是，它預見着一切發展，於其未至之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英、法、美帝國主義者們，以及納粹——這是它們所鼓勵的——計算着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反蘇聯合並且準備一個反蘇十字軍。反動的政客們希望確切的成功。但是蘇聯挫敗了它們的計畫，因爲它正確地估計了事實是怎樣存在的並這些事實是朝什麼方向發展的。

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據點摧毀以後，以美國反動份子們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計算着能夠把它的意願強加諸蘇聯、新民主國家以及殖民地與附庸國家人民身上了。可是同樣地，這時帝國主義者們又高估了它們的力量。它們錯認了這事實，那便是，民主陣營的力量已經成長了。這些新的覬覦世界霸權者的計畫正遭遇着日益高漲的反抗並且勢在必敗的。

過去卅年供給着輝煌的材料，可以把資產階級國家的對外政策和以馬克斯列寧主義以理論爲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的結果作一比較。

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收支賬是怎樣的？

覬覦世界統治者——希特勒德國與日本——它們把全部政策建立在對各國自由與獨立的壓迫上的，是被擊敗並粉碎了。德國的附庸國家已遭到同一命運。

法國呢，由於它的統治者們，正如莫洛托夫曾經指出的，懼怕他們的人民並且低估了蘇聯，因此又遇到民族的悲運。現在她的統治集團馴服地跟隨着金元帝國主義的脚跡匐伏在華爾街之前。

英國從戰爭走出時是衰弱了。經由了艾德禮與貝文的工黨政府所追隨的眼光短小的政策，她已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小夥計而且逐漸在放棄她的獨立。

美國從反法西斯人民的血液中賺到了幾十億，並且在現時正在推進着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但是它的對外政策正遭遇到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的強大的不斷高漲的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在世界大多數的人民中間引起了日益增加的反對；這些人民不願再接受新的奴役了。

在這方面表現其特質的是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泰勒所說的話；他反對杜魯門馬歇爾政策說：

「非列賓人不喜歡美國，因爲非列賓已接受到假的獨立；安南人不喜歡，因爲法國人利用了美國的租借武器打他們；印尼人不喜歡，因爲荷蘭人用

出產全蘇煤鐵鋼鋁的百分之六十，穀物的百分之卌八，糖的百分之八十四）。然而在這個時候，史太林下令在烏拉爾及西伯利亞兩區建設大規模的鋼鐵工業，確立戰爭工業的基礎；很顯然的，沒有兩年的時間化下去，這個命令將根本無法實現。

一九四二年三月，東部工業產品的總數巳大見增加，約等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全蘇的總產量。接着三年當中，二千二百多家新工廠在東部建立起來了。

誰都知道，同盟國供給蘇聯的坦克、飛機和大炮，是在戰爭最危急期巳經度過之後纔大量供應的。在這之前，蘇聯自己製造的坦克、飛機和大炮，業巳十倍於同盟國的供應總量。伏士納生斯基的書中說明，同盟國輸蘇的各項物資，大約只及得蘇聯自製該項物資的百分之四。（這裏必須指出，一九四〇年蘇聯共有機械工具七十一萬件，德國人竟搶走了十七萬五千件。在這種情形之下能有這樣的生產成績，不能說不好了！）戰爭期間，蘇聯新建工廠總數達十萬之多，其中不到二萬七千家是依靠美英兩國的援助的。

不過，單有機器而沒有勞力，那是不行的。雖然實行戰時勞力管制及大量徵用女工和童工的結果，幫助了蘇聯軍需工業的進行，可是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三年當中，蘇聯的工資勞動者幾乎減少了百分之四十。這自然完全是由於動員入伍和德國佔領的緣故。

勞工雖然數目減少了，但每人的生產力却顯著地增加了：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一九四三年再增加百分之七。這原因有三。第一、因爲戰時每個工人都要強迫多作三小時的工。第二、每人每點鐘的生產也巳增加了，同年約增加百分之七，這主要地是由於工人羣衆發動了社會主義競賽，因而對使用機器的技術大爲精進之故。

戰時工資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特別以鑛業、鋼鐵工業及軍需工業爲然。而一九四三的配給物品的價格却只增加了百分之〇・五。

由於侵略者的破壞，物資供應大爲減少。這就使得集體農場市場上的價格高漲了起來。在這個市場上，物價是不受國家統制，而受供求律的支配的（這是整個蘇聯經濟中唯一獨有的特殊現象）；城市裏的人在配給不足的時候，每每從這個自由市場上獲得補充。

伏氏書中有一章專論農業，指出蘇聯實行農村社會主義化的結果，幫助蘇聯的作戰很大。他說：一九一四—一七年間，帝俄從農民那裏徵得的穀物爲二千二百五十萬噸；一九一八—廿年間，當邱吉爾發動干涉蘇聯的戰爭的時候，蘇聯幷沒有什麼集體農場國營農場，一共徵得了一千五百萬噸穀物；但在一九四一—四四年間，蘇聯一共徵得的穀物達七千萬噸之多！

農產品生產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農業組織的科學化，使得千百萬的婦女可以代替男子工作。一九四〇年時，婦女担任曳引機駕駛員的，僅佔駕駛員總數的百分之四，一九四二巳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女收割機駕駛員的數目也由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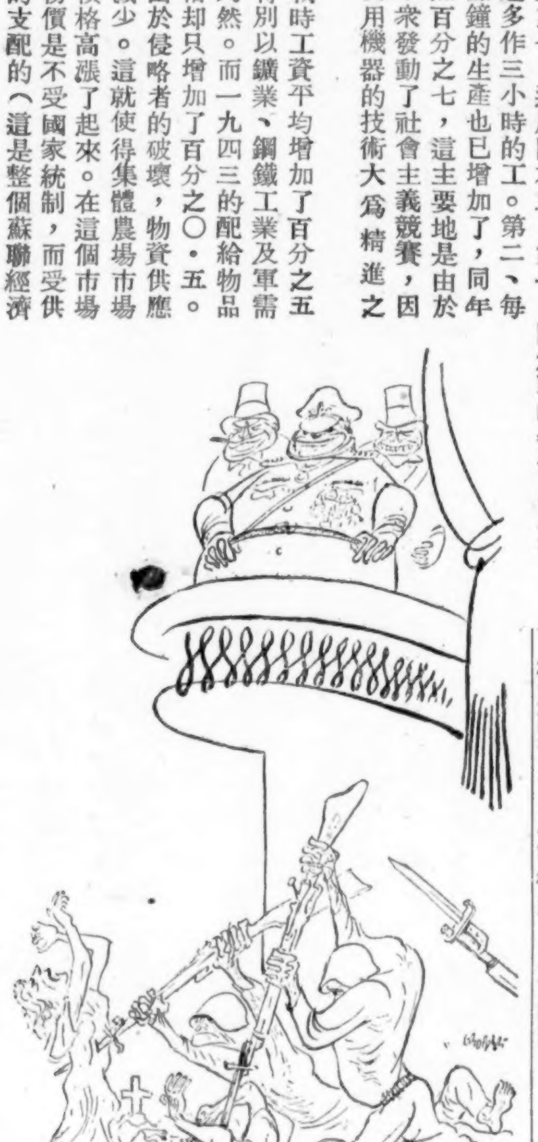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蘇聯各部門經濟的情況，不過只是從伏士納生斯基書中所摘引的極小一部份材料。假如能把這本書譯成英文，幷在英國發行，那對增加英美兩國的相互諒解，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譯自本年四月廿七日倫敦每日論壇報）

讀者注意

一、本刊自從徵求直接訂戶以來，來社訂閱本刊讀者紛至沓來，外埠定閱信每天也達數百封，這足可見讀者對於本刊愛護之一斑。現在直接定戶徵求期限爲時尚有二十餘天，未訂而需訂閱讀者，均盼從速向本社直接訂閱爲盼。

二、「美國與戰後世界」一書自出版以來，數日間巳銷二千餘册，初版三千册，存書巳不多，凡欲購該書者，亦請從速，以免向隅。



戰爭的筵席

（美國「羣衆與主流」月刊）

了美國的剩餘軍火重新奴役了人民；希臘人不喜歡，因爲美國的干涉所給的槍砲多於麵包；歐洲人一般地都不喜歡美國，因爲美國的政策是建立起德國；拉丁美洲人也不喜歡，因爲美國帝國主義把軍火供給了獨裁者們。英國人稱美國爲 "Uncle Shylock"，而中國人不論右翼與左派，都不喜歡美國。」

蘇聯的對外政策的結果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凡是帝國主義從我們手裏搶去的領土巳經和蘇維埃國家從新結合起來了。蘇聯在西邊、西北邊與遠東的邊境巳比從前使我們的安全獲得更好的保障了。衆所周知的，蘇聯的永遠禍根的防疫地帶不再存在了。現在蘇聯巳和它西邊從黑海到波羅的海的一切國家訂立了友好互助協定了。我們和西方鄰國的關係是置於永久友誼的基礎了。

廿餘年以前，在一九二七年，史大林指出了，蘇聯的和平政策「是新戰爭的煽動者的脚上的一輛沉重的樁車。」蘇聯的對外政策巳經在全世界人民中間贏得了巨大的同情與感激。它的深爭衆望的理由是清楚的。這些理由便是，蘇維埃國家對帝國主義的一貫反對，蘇聯的和平願望的忠誠，它爲了國際合作的發展與它誓言的謹愼實踐而作的堅決的奮鬥，以及它的爲保障被帝國主義的貪婪所危害的那些國家的主權與獨立的不屈不撓的立場。

在全世界，大衆都看到，蘇維埃政策正在實現着平民的理想，它符合了他們生存攸關的利益，它結合了反帝國主義民主陣營並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黑暗勢力的鬥爭中給它以啓示。這一切都在一切國家的平民心中注入了信任與勇敢，而且使他們不致低估他們自已的力量與高估帝國主義者們的力量。

列寧的天才奠定了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的基礎，而且鈎畫出它應該遵循的路線。史大林的天才巳經在四分之一世紀中攞着蘇維埃對外政策的舵，經過了驚風駭浪，在岩石與暗礁之間，在敵人埋設着水雷的水面上；而且犬牙交錯的障礙中，它巳經在國際壇坫上把國家引達到歷史的成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一種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是這些成功的基礎。

貫澈在蘇聯政策中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想正在現階段施展着巨大的組織的、動員的與建設的影響，而資本主義的時代正走向一個終點而一切道路導向着共產主義。（譯自 "New Times"—Mar. 17,1948）

有關日本經濟的幾種謬見

孟憲章

美國積極助日復興，業已由經濟扶植，進入再武裝的階段。其藉口理由雖是軍事的，即認蘇聯對外擴張，美國爲保障遠東和平起見，故不得不把日本建築成一座堅強的遠東防蘇堡壘。但其眞正的目的，却基於美獨佔資本對利潤的無限度的追求慾。牠想拿「金元美國、工廠日本、原料與市場遠東其他各國特別是中國」的三角經濟體系，代替戰前「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與戰時「日滿支（汪逆僞政權）經濟集團」，以直接支配遠東各國經濟，間接操縱遠東各國政治。爲施放烟幕計，牠也曾舉出許多扶植日本經濟上的根據。而在中國居然竟有少數人，有意地或無意地杜撰一些歪曲的經濟理論，爲作辯護。爲免淆惑觀聽，貽害青年計，特一一予以批判。

（一）日本經濟復興，並不威脅中國說，或只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不反對其經濟復興說。

此二說均以假使不再武裝日本，即令日本工業高度發展，亦並無害。殊不知帝國主義原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段的產物。而現代戰爭，又完全是科學戰爭，工業戰爭，機械戰爭。美國獨佔資本，爲想透過日本獨佔資本，以獨霸遠東市場計，現已決定將日本變成「遠東工廠國」或「遠東經濟復興中樞」。對遠東委員會通過的一九三〇——三四年工業水準，尚嫌過苛，而擬採取萬分寬大的斯擔克賠償方案，爲日本保留甚高的工業水準。如就鋼鐵年產量言，前者僅三五〇萬噸，後者竟提高至八一五萬噸。就商船言，前者係爲保留一五〇萬噸，年產量一五萬噸，後者竟爲保留四〇〇萬噸，年產量四〇萬噸。就製造飛機原料輕金屬煉鋁業言，前者完全拆除，後者爲保留年產量二萬五千噸。日本擁有這麼多的軍需性工業，一旦國際風雲變化，何愁不能馬上獲得大批的槍炮、坦克、軍艦與飛機？希特勒的崛起，就是一個顯例。

（二）中國需要復興，日本也需要復興，不必爭風吃醋說。

爲此說者，將美國比作丈夫，將中日兩國比作妾婦，還是小事。而對於形成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茫然不知，實爲大謬。戰前的日本是最野蠻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它之所以特別富有掠奪性，實由於其獨佔資本過度剝削勞工，與其封建地主過度壓榨農民，致使其國內市場狹隘化，與階層矛盾尖銳化的結果。投降後，此種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的聯合統治，並未摧毀。在這種現狀之下復興，自必仍將走上帝國主義的老途徑。我們並非盲目的反對日本復興，而是反對在作爲法西斯軍國主義溫床的舊社會經濟結構原封未動的情況下復興。果美國在管制日本三年期間，眞正建立起一個和平民主性的日本政府來，則以中日兩大民族之地理相鄰、歷史相關、文化相近，一個工業發達、經濟繁榮的日本，對於中國的建設工作，自然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美國愈扶助其復興，倒毋寧愈爲我國所歡迎。

（三）中日兩國應在「美國的機器股本、中國的原料股本、和日本的人工股本」理想的三角經濟體系下，攜手合作說，或中國可借不賣原料作武器，挾持日本說。

工業國由農業國貿易，是一種不等價的交換。故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必是帝國主義，而農業國必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過去中國不也曾和日本經濟絕交過嗎？但在日帝國主義高壓之下，不久就屈服了。這可見不賣原料的武器之脆弱了！這種經濟體系，除了在戰前日本夢想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之上，加上一個「金元美國」，使中國在經濟上眞正淪爲次殖民地外，毫無區別。牠簡直是「中日經濟提攜」，和「日滿支經濟布洛克」的再版。牠將淪中國於萬刼不復的半殖民地悲境！

（四）日本人稠地狹，不能不向外移民說。

牠說：「日本人口過剩問題，實際上確實存在的。據美國調查，日本可耕地面積，只有華盛頓一省大，而人口却將近八千萬，佔美國四分之三，解

（二）中國需要復興，日本也需要復興，不必爭風吃醋說。

爲此說者，將美國比作丈夫，將中日兩國比作妾婦，還是小事。而對於形成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茫然不知，實爲大錯。戰前的日本是最

（四）日本人稠地狹，不能不向外移民說。

牠說：「日本人口過剩問題，實際上確實存在的。據美國調查，日本可耕地面積，只有華盛頓一省大，而人口卻將近八千萬，佔美國四分之三。解

決人口過剩最有效的辦法，就只有移民。」這不啻給戰前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時所喊的「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南洋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生存空間！」等等烟幕彈口號，以經濟學理上的根據！日本耕地僅佔全國土地面積百分之十八，但日本農民一身而兼受封建地主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實物地租的剝削；受獨佔資本與其代理人收買農產品壓低價格，與出售商品抬高價格的剝削；受農村吸血蟲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並受獨佔資本封建地主政府爲不斷擴軍而加的重稅負担（日本農民所納賦稅，比市民高出三四倍）；在這幾種奴隸式的剝削之下，致日本農民終身「逃不出債獄」，幾「爲債耕種，爲債工作，爲債生活」，遂無力亦無興趣去改良農業經營。日本的農業生產力，早已被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束縛得日趨停滯甚至衰退了！日本食米雖據宜傳短少四分之一，但據專家估計，倘日本土地制度改革後，並採用機器耕種，日本農業收穫量可增加兩三倍。如日本眞正人稠地狹，何以日本曾經營我東北數十年，移民尚不過數十萬呢？但在投降後所頒佈的兩次農地改革法，在政權仍在地主控制的情勢下，又失敗了。解決日本食糧問題，還要從日本國內土地改革入手啊！

（五）中日通商互利，不應反對開放對日貿易說，或如日本工業發展威脅我國經濟時，可用管制或關稅政策補救說。

在對日和約未簽訂前，日本還是我們敵國，根本不應發生通商往來關係，這種法理論，暫時撇開不說。單就利害說，我們開放對日貿易，據說是，凡我們不需要的全不讓牠進來；凡我們建設所亟需的原料，全不讓牠出去。事實上，我們管制政策，全是一套官話，而盟總的管制，，倒非常嚴格。誠如大公報所說：我們要的牠沒有（如機器），我們不要的牠偏進來（如奢侈品及紗布）；我們需要輸出的牠不要（如絲茶桐油），牠需要的我們卻不應運出去（如鹽與鐵鑛砂等）。實際上，自從開放對日貿易以來，日本的走私貨，大批運入。最近中央社會報道，廣州市場上充滿日貨，較戰前威脅我民族工業更甚。而香港華僑商團，亦發表宣言，要求港府取締。反之，我國所亟需的，可以作爲軍事工業用的原料，如華北及台灣的鹽與海南島的鐵鑛砂，卻大批的輸入日本了。至於所謂管制與關稅政策，看戰前日人在華北之大規模武裝走私，與最近走私之猖獗，實不啻一個最有力的諷刺！

（六）日本民族有七千萬，誰也不能毀滅他們，誰也不能長期掏腰包養活他們，所以不能不爲保留一部工業力，使其自給自足說。

日本爲了以輸出品換取必需原料與食糧，當然要保留相當工業。但一九三〇——三四年工業水準，乃「九一八」後日本瘋狂擴軍時代的工業水準，已經太高了。爲什麼還要一再的提高呢？關於日本賠償，原來僅將嚴格的軍需工業拆除，其餘輕工業如紡織，人造絲，商船等，全不作賠償，已經夠寬大了，爲什麼斯揣克賠償方案，竟爲保留八一五萬噸鋼鐵，與二萬五千噸鋁的年產量？最近麥克阿瑟，且剔出中島飛機廠四十五家，與畑野坦克廠二十家，這與和平生活又有什麼關係？日本鐵鑛和焦炭很少，爲保留八一五萬噸鋼鐵年產量，他便不得不像戰前一樣，向中國的撫順、大冶、海南島打主意。中國曾有一個鋼鐵五年計劃，目的僅二十萬噸，且包括遠東第二大鋼鐵廠鞍山在內，爲什麼要給日本保留這多！日本棉花很少，根據中紡公司建議，連自用和輸出，僅需一、一七四、五〇〇枚紡錠便足，爲什麼有三百萬錠還不夠，要把牠恢復到一千萬錠，或戰前之一二六〇萬錠。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僅有紡錠四百萬，且多未開工，日本紡織業復興，中國的紡織業勢必完全被其打倒。中國商船，在抗戰時因封港、轟炸、被俘種種損失，剩餘僅數十萬噸，戰後迭經添購，也不過百萬噸左右，爲什麼我航業界要求把日本商船賠償我四十萬噸，完全不睬，反要把日本商船保留四百萬噸，年產量四十萬噸，使其壟斷遠東航運？至電力工業，戰後日本尚保留火電四百萬瓩，水電六百萬瓩，但中國五年電氣計劃，也纔有九十萬瓩。日本保留相當工業，我們並不反對。但爲保留這麼規模宏大的工業容量，勢必平時打擊我脆弱的民族工業，使中國永遠不能走上工業化、近代化，而在經濟上被其支配；戰時使其很快的全副武裝起來。至美國在佔領期間對日本所支出的龐大軍費、貸欵、與救濟費，別有目的，更不能用爲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藉口。

總之，現在日本經濟問題的癥結，完全繫於澈底解散財閥與實施土地改革。能辦到這兩點，日本的工商業與農業生產，必將有迅速蓬勃的發展，不患不能自給，更不勞美國掏腰包。有了這一種和平民主的日本，牠的工業水準越高，對外貿易越發達，越對遠東各國有利。中國和非澳等國，只有歡迎，誰還反對？但是現在獨佔對日管制大權的，卻是爲少數獨佔財閥所操縱的美政府，叫大財閥去解散小財閥，何等滑稽！而日本土地問題，在現在封建地主仍握大權的情勢下，更是與虎謀皮。這就不能不倚靠全世界包括美日兩國在內的廣大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力量，團結起來，首先壓倒美國獨佔資本力量，以完成日本政治經濟眞正民主化的工作！

話說戴高樂（下）

蘇聯 Minayev 作
史煉 譯

戴高樂與抵抗運動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戴高樂在勃勒柴維爾（Bra zaville）廣播的一個文件中宣佈道：

「法國政府不復存在了……因此一個負起指揮法國戰爭努力的新的政權，是必要的。我將以法國之名運用我的權力……」

所謂「戰爭努力」，那不過是欺人之談，因為戴高樂的整個努力完全集中於政治權力的獲得。這個思想是由他的幕僚所建議而經過邱吉爾認可的。照法國反動派的意思和在英國大資本家的眼中，戴高樂已經光榮地通過了他的試驗期。

佔領期間，戴高樂的法國和英國恩人，分配他兩件主要工作。第一是「取締」由法共和職工會領導的法國民族解放運動——或者，說句眞話，對阻止法國人民抗德的羣衆鬥爭的發展，採取斷然措制。第二是對法國解放以後的「維持秩序」，作一個澈底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用最厲害的手段阻止人民民主力量執政的可能性。法國新軍的組織是戴高樂的第三個工作，這裏的所謂組織新軍，也是爲了「維持秩序」，而不是爲了法蘭西的解放。

戴高樂把保留反動派在法國的地盤的更具體的職責與他的BBC電台廣播活動結合起來。這個職使由軍政情報處BCRA和作爲戴高樂在倫敦「政府機關」核心的特派軍部（Special Forces Headquarters）來執行。

實際上指令抵抗運動的，不是游擊戰爭的最高度發展，而是相反，嚴令他們遵守「觀望政策」。BCRA的特務被派到法國觀察這個指令是否被奉行。而且，對游擊隊和抵抗運動的軍火供應，被減少到無可減少的數量。

這些策略主要是直接對抗由法共領導的地下抵抗組織和游擊隊的。BCRA竭力要攫得抵抗運動的控制權並從中排除以共產黨員爲首的全部忠實的愛國者。戴高樂份子的金科玉律是——爲絞殺這個運動而領導它。

與毀滅羣衆地下組織同時進行的，以分裂抵抗運動和作爲它的一個對稱物的祕密反動集團被組成了。一個所謂「祕密軍」，又一個「民軍組織」，以及許多無數的較小集團，都爲了這個目的創立了。他們由BCRA特務指揮，組成份子都經縝密選揀。BCRA川流不絕地將武器供給它的「地下組織」——然而，這不是用來對抗德國：他們在盟軍登陸法國以前，將軍火彈藥藏匿在祕密的地窖裏。一待盟軍在法國登陸，戴高樂的隨從們，就可以全身武裝，以準備採取行動向那些爲了法國免於奴役而作了四年英勇和無償鬥爭的人們戰爭。

盟軍在北非登陸以後，出現了一個精於玩弄政治權謀的名叫達爾朗（Darlan）的戴高樂的對手。這個反動派「法國救主」的一個新的候補角色，是被美國駐維希情報人員李海上將和馬菲（Robert Murphy）所徵用的。

延宕——對戴高樂和他的爪牙現在是危險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達爾朗——他已被任爲解放了的北非法國行政長官，被一個屬於戴高樂青年團的法國學生夏伯爾暗殺了。他立即受軍法審判，並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黎明槍決。

法國反動派的救主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戴高樂在瑟堡登陸。臨時政府成立後，每一件已做的事情，無不爲了它「長命百歲」着想。擁有向民主戰鬥的豐富經驗，和創造了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圓通的選舉組織之一的法國反動派，現在，集中了他們全部的詭計和伎倆，以通過立法的手段建立他們的統治。從法國解放後到第四共和的宣佈，在二年零三個月中，法國舉行了九次公民投票。大選一次接一次的舉行着。這些連續的選舉表現了法國民主陣營的何等強大，以及羣衆在他們的政治發展中如何向前飛躍着。

作爲政府首腦的戴高樂，在對他如此危險的情勢下，盡他一切所能幫助反動集團。第一，對反抗納粹及其走狗的鬥爭實際上完全置之不顧。一九四四年八月末，戴高樂抵達法國幾天以後，雖然當時形勢要求抵抗軍必須向希特勒軍作戰，但是他們的武裝被迅速解除，他們的部隊也被解散了。對曾經和侵略者合作的法奸的暴露和起訴，戴高樂裝出了最冷淡的風度，算是對人民唯一的欺騙和安撫。

戴高樂的間諜處，在同樣的目的下改組了。一個有着廣泛分支組織的保安處，或祕密警察，被設立了，它展開了一個對民主份子的大迫害。

法國解放後，那些由於和德國人合作而連累到自己的大資產階級，被迫轉入地下。他們沒有機會握政。但他們並不空閒。他們爲保全舊有的權力機構而勉力工作。在這方面他們是收了極大成效的。實際上，不論在國府或省府，舊有的政府官吏和戰前的將軍們，仍留用在原來的位置上。

同時，反動派重新集合了他們的力量。一部份躲在抵抗運動內的，組成了「左翼」天主教黨，完全依賴社會偏見和煽動獲取羣衆的人民共和運動黨（MRP），亦告組成。

反動派同時在社會黨的領袖中大大地加強着他們的力量。結果，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黨結成聯盟，並組成了一個反共聯合陣線。他們想組成一個像英國工黨型式的大勞工黨，這個黨，在反動派看來，將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國會和政府中一個多數的問題。

在全部這些計策的運用中，以萊翁・勃倫爲首的法國社會黨，是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的。他們對幫助反動派改變面目的工作，不知有過多少難以計數的服務。靠着他們的幫助，二百家能夠阻礙主要工業的眞正國有化了。

和這個「左翼」的工作相並行的，忠實的反動派和法西斯份子，公開動員着他們的力量。貝當審判的發表，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步驟。假定貝當依照公意判決，並以最高叛國罪處死，法西斯主義當還不敢如此迅速的死灰復燃。

爲了避免因爲通融了貝當，而使自己在政治舞台上

過份右傾，作爲政府首長的戴高樂，公開宣佈向法西斯鬥爭的必要，但同時，他却認可了道地法西斯組織的自由共和黨（PRL）的組成。謝謝戴高樂，大銀行和工業資本家，大地主和殖民地利益者，能夠公開組織政黨了。

一九四五——四六年期間，法國出現了十八個右翼政治組織，其中有許多都是躲在左翼的招牌下的。它們之中的大多數，又是戴高樂執政時組成的。除了自由共和黨外，那些政黨都曇花一現迅速解體了，這不能算是戴高樂的罪過。不管反動派有着巨大的財源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他們終於不能克服他們的內在矛盾，也因此不能組成一個反民主的聯合陣線。

這些就是戴高樂在臨時政府總統任職期內政治和行政活動的一個結果。在這一個時期裏，他自己證明了是反動派一個最馴良的工具。

爲美國服務

戴高樂所以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辭職，這是因爲他成爲終身的總統的希望，已經沒有了。他這纔「摜了紗帽」。這當然也不盡如此。原來在財政寡頭的眼中，戴高樂已經變成一個抬舉不起的「阿斗」，因爲他對分配給他的主要工作無法「交帳」。在這種情況下，他纔出了這一着，但他顯然仍是懷着「東山再起」的野心希望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和一九四七年春這一時期之間，當戴高樂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時候，反動派方面顯然有了新的安排。用合法手段摧毀民主和阻止羣衆更向左傾已告失敗，他們決定改換花樣了。他們開始組織一個廣大的地下法西斯破壞和恐怖網的組織，以此作爲那些過去認爲甚至在戴高樂政權下他們活動也不能達到合法地位的份子的集合中心。這個法西斯地下組織決定用來作反動派發生政變時的突擊隊。

意義深長的卻是法國當局、法國公安署，特別是法國情報總署（DGER），完全曉得這個新法西斯地下組織的成立，卻視若無睹，沒有對這個罪大惡極的活動，採取斷然處置。

在經濟的領域上，反動派這一個時期的祕密活動，採取對舉國一致復興工業和農業努力的破壞。大資本家把貨物和食物藏匿起來，抬高貨價，反抗國有化，並壓低法郎的實值。對民主政府經濟措施的玷辱和顯示治理國家的無能，他們無不用盡一切手段做到了。

這一時期，當反動派正作發動攻勢的準備時，戴高樂幾乎從沒有從他的隱居處哥倫貝依出現過。他的退隱是很堂而皇之的：他兩次拒絕了共和國總統歐理和赴巴黎的邀請。但是他表面上似乎隱居，實際上，顯然是在爲他的徒黨結合在一個名符其實的政治組織而忙碌。

同時，法國反動集團也重新確定了未來的方針。十分明顯，如果沒有外國的援助它就不可能和強大的民主陣營對敵。英國的援助沒有希望。法國反動派的眼睛一致轉向了華爾街。

華爾街二億五千萬元貸款的條件之一，是叫法國政府排斥共產黨的閣員。但是這個美國「放印子錢的猶太人」的貪心是無饜的，很快的他們要求權力必須交付給一個「強有力」的人。在物色一個適當的人物時，美國反動派的目光，轉向了戴高樂。從他一開始在政治舞台上露頭角以來，美國商人在他的部下就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物。他就是美國電力托辣斯的代表蒲勒汶（Rene Plaven）。蒲勒汶後來在戴高樂黨團體內成爲一個突出的人物，在戴高樂的政府中，他任財政部長。

「重新徵用」戴高樂並和法國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接觸，這一工作是落在蒲立德身上。他和戴高樂曾經有過幾次密談。這一個幾次三番貽笑衆人的美國情報人員，這一次到巴黎，報上毫無他慣常應有的舖張。但是正如他所負的祕密使命一樣，蒲立德先天就不會把不應說的話藏在舌頭底下。在一陣酩酊大醉以後，他洩露他已和戴高樂訂立了契約。這曾在巴黎引起一陣大激動，事後有關方面又立卽否認了。

「藍色計劃」在實行中

從一九四七年春重新恢復的戴高樂的政治活動，現在是和美英雙方直接發生關係的。由於他們的支持和鼓勵，他不再做隱士，卻成爲一個旅行的政客了，他在法國到處遊歷，由BCRA的以戴華林爲首的衞隊陪伴，組織他的所謂「法蘭西人民聯合」的徵募站和分支部。

「法蘭西人民聯合」的中央領導機關中的重要人物是叔斯泰（Jacques Soustelle），戴高樂新聞處的前任處長；另一個是貝奈將軍（Gen. Beynet）一個買賣外匯的大投機家。

「法蘭西人民聯合」宣稱是一個不論性別、信仰和出身的非政黨組織，但是戴高樂已經宣佈了的一個政綱，卻是道地軍事法西斯主義的。

這個政綱沒有新奇的東西：它就是純粹而簡單的反對共產主義。

戴高樂的外交政策就是爽快的接受馬歇爾計劃，並與美英結成一個軍事聯盟。爲了取得美國主子的信任，戴高樂在他的外交政策上特別強調了反蘇的特質。他主張建立一個反蘇的西歐集團，並準備將法國任美國之意在反蘇戰爭中成爲一個基地。

戴高樂主義走入新的局面，也代表法國反動派的活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方面，它有反動政府在所謂「共和國防衞」名義下的支持。他們正在準備一個反人民、反法蘭西民主、自由和獨立的「藍色計劃」。

許曼現政府的整個政策，正幫助戴高樂實現反人民的陰險計劃。主張反對共產黨也反對戴高樂的代表「第三勢力」的法國社會黨和它的領袖萊翁·勃倫，他們的主張，事實也日復一日的證明它只是一個謊言，實際的事實是主張「第三勢力」的政黨，和戴高樂結了盟，共同向法國的民主宣戰了。

法蘭西共和國，離開他在康柏尼（Compiegne）投降七年之後，今天重又受着災難的威脅了。

（節譯自二月四日及十一日「新時代」周刊）

本社又一新書

論世界危機

非昔　李純青
范承祥　石嘯冲　等集體執筆

讀者密切注意　準六月初出版

本書是目前國際政治形勢一個全面的總結。內計包括四篇專文，一篇書評。非昔先生的「論世界危機」就資本主義總危機加以分析，讀此可使我們明白世界危機的根源何在。范承祥先生「論美國援外總法案」把複雜的美國援外政策，作一明白扼要的總述。李純青石嘯冲先生兩文，實爲戰後日本和德國問題最完整的力作，此外尙有「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的書評，長達萬餘言；以及編者後記等。全書約六萬餘言，凡國際問題研究者及對國際時事有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册。

歷史的縱橫面　世界的橫斷面
欲求瞭解天下大勢　不可不備此書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期

新世紀叢刊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和中國都展開了新的形勢，我們特發行這一套叢刊，兼收翻譯與著作，不但提供最新鮮的材料，爲瞭解現實所必需，而且包含着科學的分析，足以有助於展望將來。

戰後資本主義經濟之變化

瓦爾加著　吳清友譯

瓦爾加這一新著，是研究世界經濟的重要文獻。要舉出另外一部著作，曾經如此周全而深刻，又緊湊地分析了第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的世界經濟，那是很困難的。戰後世界中，有些國家發生生產不足的危機，而有些國家將爆發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兩種危機滙合成一個世界經濟危機，作爲資本主義內的最重要矛盾，即英美矛盾，將難免尖銳化。——這是著者結論的要點。全書十五章，都二十餘萬言。定價六十萬元。

印尼社會發展概觀

王任叔著　五十二萬元

印尼的問題，是要澈頭澈尾的完成一個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它的鬥爭對象，不僅是荷蘭帝國主義，而且是由荷蘭帝國主義作爲中心而結合着的英美澳各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印尼反帝鬥爭的勝利和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完成是密切不可分的。作爲目前世界民主運動重要一翼的印尼反帝鬥爭，作者曾親歷其間，對今後印尼民族運動及獨立諸問題，提供了至可寶貴的資料，雖然作者在緒言中謙虛的說他的研究尚未成熟，但在國內關心東方革命問題的人，它仍不失爲是一本唯一的參考書。

新歐洲

美・福斯脫著　貝璇譯　廿六萬元

戰後歐洲的局勢是極堪注目的，尤其因爲那裏誕生了一批新民主的東歐諸國，一種影響深遠的社會各方面的新政策正在進行中。而美國獨佔資本則操縱着歐洲的反動勢力。著者去春從那裏遊覽歸來後，用第一手的資料寫成這本十五章的書。不但報告了新歐洲的概況，而且站在美國人民的嚴正立場批評了華爾街的政策，非常值得我們參攷。

論新民主革命

排印中

論印尼的反帝鬭爭

王任叔著　二十萬元

戰鬭中的新越南

新越南版　麥浪著　十六萬元

世界政治手册

陳原編著　四十萬元

這本手册，是『世界知識年鑑』後我國第一本觀點正確、材料詳實的世界年鑑。即與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每年刊行的『世界政治手册』來比較。也有過之無不及。全書三十萬字，以國家分篇，又聯合國一篇，次序按西文字母排列。各篇內容，分述一、政治局勢（着重戰爭中及戰後的局勢）二、政府組織，（政府議會的選舉，目前議會及內閣中各種勢力的分析）三、政黨，四、日報，五、經濟概況（包括資源、物產等數字，尤重戰爭中及戰後的經濟情勢）。各篇之首列有最新統計的各該國面積、人口數字，及首都、元首等。書末並附錄『國際常識小辭典』，解釋簡明，翻檢甚便。這樣的一本手册，我們相信對於閱讀報紙雜誌，研究國際局勢，會有很大的幫助。

世界政治地理講話

青年自學叢書　陳原著　即出

生活書店出版・經售

上海(11)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五四號